

巨型蘑菇移植香江？ 互動裝置呈無限生命力

有沒有想過商場可以打造成爲一個美麗的花園？太古廣場近日邀請到三藩市的著名藝術團體 Foldhaus 一同合作，將大型藝術作品「LUMENous Garden」帶到香港。它曾經在美國著名藝術活動「火人祭」（Burning Man）以及其他地方展出，這次來到香港是首次免費給大眾展示。展覽由即日起至4月14日於金鐘太古廣場 LG1 Garden Court 展出。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

部分圖片由主辦機構提供



■大型藝術作品「LUMENous Garden」

藝術團體 Foldhaus 的作品設計理念是要強調將大自然、人和科技互相結合，Foldhaus 希望這次的展出讓匆忙的香港人可以適時停下腳步，讓藝術佔據一點點的時間和心靈的空間。藝術裝置採用了可循環再用和可摺疊塑料，當中的藝術裝置更採用了超過4,000顆LED燈所設計，並用了一年時間去完成。「LUMENous Garden」裡面的「SHRUMEN LUMEN」和「BLUMEN LUMEN」分別是兩個大型摺紙蘑菇和巨型的摺紙花卉，其藝術裝置都給人們帶來互動的體驗，只要人們站在壓力器上，除了會發現藝術裝置的顏色變化，也會看見蘑菇會隨之伸展，花卉開合搖擺，讓人能感受到藝術品的無限生命力。

創作作品以人為首

「過往都是在藝術展覽、博物館以及畫廊等地方展出，進場的人都需要付費，但是這次來到香港的一個商場開放給大眾免費觀

看，希望經過的人在不经不覺之間可以接觸到藝術。感受它、享受和它的互動，也同時將藝術帶到人們日常生活當中。」Foldhaus 的創始人 Jorg Student 和 Jesse Silver 首次的免費展示讓他們也有不一樣的體驗。被問到「LUMENous Garden」涉及到很多科學技術，當中他們怎樣取舍，Jorg 強調說：「我們一定是以人為首，先要有人和藝術的元素，才去考慮技術層面，看看科技怎樣配合完成。」

Jorg 提到這只是第二次來到香港，他坦言對香港還不是很熟悉，但是這次展覽擺放的位置鄰近港鐵站，並在商場的出入口處，這無疑會帶來更多大眾與藝術之間的互動，尤其是小朋友，因為過去在收費的場地沒有太多的小孩，這次有很多小朋友站在壓力器上，看着藝術裝置的變化，感覺很有趣，「每個人站在壓力器上都仰頭期待著蘑菇和花卉的變化，因為人面對大自然的時候就會感到自己的渺小。」Jorg 說。



■紙摺成的大型蘑菇



■香港作家聯會一年一度的聯歡晚會。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王凱波、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主席及作聯監事長張國良等嘉賓出席。

爭取設立「香港文學館藏」 辦莫言個展

香港作家聯會（作聯）一年一度的會員大會暨春節聯歡於日前23日舉行。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王凱波、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主席及作聯監事長張國良、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兼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蔡益懷、香港文學出版社社長周鋒等嘉賓出席當天的大會。

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陶然先生近月病逝，大會初始，全體與會者為陶然默哀一分鐘。作聯會長潘耀明表示，2018年對於作聯來說也是很沉痛的一年。作聯顧問饒宗頤、作聯聯合發起人及創辦人劉以鬯、作聯顧問黃慶雲、作聯永久榮譽會員查良鏞（金庸）等德高望重的人相繼離世，向他們致以深切悼念。

潘耀明在會上回顧作聯2018年工作。2018年是作聯成立三十周年，三本會員全集，包括散文卷、小說卷和詩歌卷已於去年10月出版；作聯更特別印製記錄1988年創會至2018年期間所舉辦過的大小活動和珍貴照片的畫冊。

作聯今年首要的工作計劃是作聯、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和莫言文學基金會擬合作於今年內在中央圖書館聯合舉辦莫言《莫言墨語》香港展，展出莫言的手稿以及書畫等，與莫言基金會合作，在香港舉辦莫言的個展，並邀請莫言赴港演講。同時繼續與中國作家聯會合作舉辦寫作講座和青年培訓班。創會會員潘明珠、潘金英直言香港作家聯會成立於1988年，現有作家會員逾300人，「我們希望透過青年創作坊、兒童文藝創作坊等多些年輕作家加入，希望培養多些年輕文學作家成為會員，薪火相傳。」

潘耀明又表示，作聯今年將繼續倡議在香港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藏」，「因為沒有像樣的場地，每次搞探討文學活動只能在酒樓舉行，要進行講座非常不方便，去年曾與特首反映過，未有好消息，今年將繼續爭取。」



■（左起）潘耀明、金聖華、周蜜蜜

聯會周年大會邀請了香港翻譯學會會長、香港中文大學翻譯學榮休講座教授金聖華在大會以「論余光中文學翻譯的創作空間」為題作專題講座。金教授認為翻譯西方文化其實是另一次創作，翻譯者的功力風格直接影響翻譯出來的作品是否吸引，目前出現最大問題是濫用連接詞抽象名詞，網絡上的文字更令她失望，她希望大家一齊承擔維護中文美感的責任。

文、攝：焯鈴

走東走西 余綺平

《櫻桃園》沒有櫻桃樹

將中國著名劇作家曹禺的《雷雨》，絲毫不改地搬上舞台，會有觀眾嗎？劇本創作於八十五年前，內容顯然過時，若將之現代化以反映現實，以迎合新一代觀眾，應該怎樣改編？最近俄國一齣經過大改的名劇在倫敦上演，改得面目全非，劣評如潮。如何改編經典舊劇，劇壇中議論紛紛。

俄羅斯劇作家契訶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 1860-1904）的四幕劇《櫻桃園》（The Cherry Orchard）上月在倫敦公演，舞台上，嗅不到一點點俄羅斯氣息。《衛報》署名劇評家指摘，舞台上的櫻桃園連一棵櫻桃樹也沒有，更遑論代表俄羅斯民族的傳統茶壺了。最荒謬的是，原著裡的宮廷舞會變成沙灘派對，男主角變成色情狂，終日與女傭在床上鬼混。《櫻》裡的俄羅斯，淪落了。

英國傳媒將新《櫻》劇批評得體無完膚，他們愛之深恨之切，一直以來，西方文學界極為重視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據一項問卷調查指出，一百二十五位世界著名作家應邀，選出十本最喜愛的小說名單裡，佔最多的是托爾斯泰，排名第九是契訶夫。

契訶夫的小說和劇作充滿批判性，他筆觸細膩，冷嘲熱諷封建制度下的貴族地主，同情貧苦大眾，他表達了人們對美好將來的熱情嚮往。故此，契訶夫的戲劇曾經深深地影響了中國解放前的左翼文學思潮，激勵了身處黑暗社會的中國人勇敢地追求光明。過去一百年，中國人對他的藝術研究從未中斷。到了今天，中國許多藝術劇院仍然上演契訶夫作品。

不過，怎樣演繹大師的作品去迎合潮流？今次倫敦上演《櫻》所帶來的回響，正是一種啟示。

《櫻》寫於一九零二年，是契訶夫最後的劇本。故事講述俄羅斯一個貴族家庭裡的兩兄妹，男的好吃懶做，負債累累，是缺乏生活能力的敗家子；女的貪慕虛榮，追求享受。他們面臨破產，被迫出售祖傳的櫻桃園。契訶夫通



■契訶夫的新版《櫻桃園》倫敦上演。網上圖片

過此劇本，寫出十九世紀末的貴族莊園徹底崩潰，貴族退出歷史舞台，而新興資產階級發展迅速。

今次來倫敦上演的新《櫻》劇，由俄國的普希金劇院製作，是英國車路士足球會班主、俄羅斯首富阿巴莫域治資助演出。

《衛報》文章批評，新《櫻》劇選角失敗，男女主角太年輕，不符合原著角色要求。《衛報》記者訪問了兩演員對《櫻》的認識，女的說是悲劇，男的說是喜劇。這個自相矛盾的問題曾於一九零四年《櫻》在莫斯科劇院首演時發生過，契訶夫原意是寫喜劇，但導演以悲劇方式演出，兩人因此起爭執。至今逾一世紀了，矛盾仍未解決。

記者訪問新《櫻》劇導演米爾佐佐夫（Vladimir Mirzoev），他堅持忠於原著的悲喜劇元素，否認為了迎合觀眾而手法「激進」。他認為，經過改編後的劇本和導演手法，可能觸怒了保守派觀眾，但有些觀眾卻認為不夠徹底和「激進」。他無法兩面討好。

但米爾佐佐夫強調，新《櫻》劇反映了今日俄羅斯的處境和恐懼，因國際制裁而人民生活艱苦、通貨膨脹高企、普京無法平息民族主義者紛爭。他認為，新《櫻》劇是「災難中的喜劇」。

百多年前的劇本，改無可改。最容易的處理方法，是原封不動搬上舞台？

江上行

■船停靠在河灘邊。

終於如願以償，上船了，水路從沅江返回瀘溪。這是一條為沿岸農民提供的交通船，每天只要一班，約三個小時行程，收費30元。

突突突……隨着馬達聲，小船顫抖地離開碼頭，很快把沅陵縣城放到身後。

這六十里航程當年沈從文走了兩日，在船上給夫人寫了四封信。按照信中的描述，早晨啟航時大霧，下午「太陽甚好」、「天氣太好我就有點惆悵。今天的河水已極清淺，河床中大小不一的石子，歷歷可數，如棋子一樣，較大的石頭上必有淺綠色藍絲，在水中飄蕩，搖曳生姿。這寬而平平的河床，以及河中東西，皆明麗不凡。兩岸山樹如畫圖，秀而有致。」當年大霧過後是陽光，今天天色陰沉，寒風襲人，有時漸漸瀝瀝落下一條條雨絲。

我貪婪地向兩岸張望，豎起耳朵，試圖穿過馬達的雜訊聽到岸邊的鳥鳴，哪怕是雞犬



之聲。

84年過去，下游修建水電站後的沅江水位提高，灘沒了，潭不見了，那歷歷可數的石子早已沉入深深的江底，唯獨沒有變的是水還是那麼清澈，好似綠色的翡翠。這以綠色為基調的江水，是發源地的礦物質使然，還是因為它從茂密的綠色植物帶穿過？

近處的樹叢為暗綠色，遠山是淡淡的灰色。沈從文看到的「兩岸小山皆淺綠色」應當和「現在太陽正照在我的小船艙中，光景明媚」相關聯。

山水依舊，兩岸的建築變了，吊腳樓不見了，一幢幢磚瓦樓建在距河岸較遠的地方。一個荒廢了的廠房告訴我們，在沈從文告別家鄉後的幾十年間，這裡經歷數次「革命」，遠遠那廢棄的建築，可能是曾經風靡一時的鄉鎮企業。

小船一次次靠岸，船上的乘客走了一批，又上來了一批。兩岸景色、清澈江水他們早就看得麻木，在他們眼中我可能是唯一的「風景」，不停地東張西望，手機、相機不斷更換，一對鄉下姐妹



■由寬闊江面眺望群山，近中遠景層次清晰。

坐在我旁邊，看着小學課本，不時側目望我一眼。我試着在地圖上找出船隻行走的路線，姐姐主動湊過來，幫我確定位置。美景又在眼前出現，當我再次拿起相機時，妹妹指指地圖上的風景插圖，又指指窗外的景色，意思是告訴姐姐，地圖上景色在外面，外面的景色在地圖裡面。生活在這美景中，真是為他們感覺幸福！

船到瀘溪，和沈從文抵達的時間接近。「這黃昏，真是動人的黃昏！我的小船停泊處，是離城還有一里三分之一的地方，這城恰當日落處，故這時城牆和城樓明明朗朗的輪廓，為夕陽落處的黃天襯出。」

可惜不是同一個碼頭，天色也沒有那麼動人。

幾何圖形的水泥建築出現在岸邊，顯然正在建一個現代化的碼頭，為了發展，它佔據了相當一塊河面。船停靠在一個完全不能稱為碼頭的岸邊，上坡後是一個碎石貨場，一行人頂着細雨、腳踏泥濘，小心翼翼地鑽出貨場的鐵絲網，總算走上正路。

沅江行
之十
呆儼

